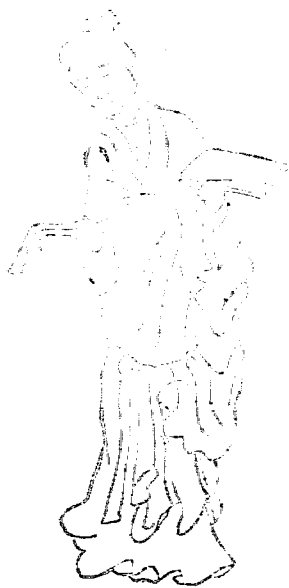


辭源



著編 言萬

——

216  
K225 6  
7 6



# 目錄

小序.....	頁
一代天才的埋滅.....	一
生卒之謎.....	三
女校書的鼻祖.....	六
捷才和巧辯.....	八
薛濤的詩.....	九
薛濤詩存.....	一三
江樓巡禮記.....	二七
江樓的輪廓·築物紀年·江樓十景	
工藝品的貢獻.....	三〇
有關的書報.....	三二

## 小序

回想我研究薛濤的時候，我那時還在故鄉成都，爲了這個，我會埋首在四川圖書館的樓上有半月之久，真的，有時候研究得有趣，就會忘記午飯，有時候研究得困難，也會忘記午飯，因此常常都帶麵包進去。圖書館內的松枝，隔了琉璃窗作一個波瀾式的搖動，日光從隙縫裏射在我的稿紙，隨着我的筆鋒抖動着，這樣就具備了唐代浪漫詩人薛濤的一個雛型。這算是我研究薛濤最致力的時間上的一段。

這本冊子關於薛濤研究注重在一般的。因爲除掉舊書而外，用新方法或新見解來研究她的究竟是不多，所以關於她的身世，生卒，作品風格，都有分段的敘述，抄錄她的遺詩而外，還贅上一篇薛濤的詩。她的故居江樓也寫上一篇江樓巡禮記，無非是想對於這位距離時代忒遠的浪漫女詩人結一筆總賬，讓崇拜她的而又找不出一本同樣性質的書的人研究起來比較便當一點。

萬言序於成都 一九四二之秋

## 薛濤

### 一代天才的墜滅

唐時詩人的數家，在歷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其中有位出類拔萃的浪漫女詩人，可算得是一代的天才，但她的天才，却墜入在經濟的壓迫之下，降低了她偉大的人格；第二個不幸的墜入在封建的禮教之下，喪失了她畢生的幸福。因此，這一代的天才就埋滅了！徒使後人把卷生愁，憑欄望斷，望江流離流着不盡的波濤，孤墳上雖長着野生的花草，也一代的天才已絕無再生的了！

這一代的天才，便是目前所說的薛濤，她的父親叫薛郾。是長安人，在四川作官。薛濤號洪度。《魏北雜志》說：「薛濤字度弘。各本云字洪度，皆誤。」可是它這不誤是根據了甚麼？反先以為一個疑團。今姑誌此。八九歲時即曉音律，能詩。她父死後，母孀守，這就領官過節的生涯，自然是不能支持長久，想像她母女倆的經濟情形，一定是窘迫已經！可見她雖年暮而她的詩名已經人傳開，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當時章阜為西川節度使，召濤侍酒賦詩，遂入樂籍，章阜並欲奏請為校書郎，因為

護軍的梗阻，纔作罷論。其後她出入幕府，歷侍十一鎮，皆是以詩受知，直到晚年她就穿着女道士的服裝，在成都東關外建了一個吟詩樓，棲息其上。附樓的居民大都是作樂造牋紙葉的，她便創造了一種深紅小牋，這個原因是爲她自己寫的都是小詩，土人染造的大幅牋紙寫上是不勻稱的，她自己也想不到這小牋便因她而得名；她的享年共有七十五歲。

從這個賂傳裏我們可以理解到她不因經濟的壓迫，她不會墮落樂籍，雖然現代的人不應該再說是必須閨秀出身纔是女人的正分，可是不因此後人就不會拿「娼妓詩人的代表」這個名詞來污蔑她。

我們再可以證實她不因封建的社會，她不會以飄泊而終其身。

這不僅是現代的人纔明白婦女在政治上也有同樣的地位。唐代和唐代的以前，已有不少的婦女取得過政治上的地位。偏偏韋渠牟奏請她爲校書郎，就禮戴着封建眼鏡的護軍給了「不可」兩個字而斷送她在政治上的前程。大約這是因爲她入了樂籍的緣故。所以直到元代還有人發出這樣老朽的議論：「……濤以牋名，可矣。雖良家女，乃失身爲妓，韋尹欲官之，段尹詰其辜，何哉？時幕府賓客，多天下選，一時縱適不稍斂，大抵唐藩鎮不度，皆習然也。濤固得之，而諸公似以濤失云。……」〔牋紙譜。〕這議論不僅藐視了薛濤，連韋阜，段文昌都罵在內。可見封建社會之老朽是如何之老

朽啊！

她雖享年七十五歲，而她終於沒有取得政治上的名位。甚至沒有得着一個良人與她偕老。所以她的詩意不是傷感，便是孤憤。推究這個因果，不外上端所說那兩個不幸而造成的！於是這一代的天才，便埋滅在經濟的壓迫和封建的社會的兩重深阱裏，儘管後人把卷生悲，憑樓興感，對於這位天才的女詩人如何的追弔。錦江裏空流着不盡的波瀾，孤墳上空長着野生的花草，於她不幸的歷史，亦是徒然的了！

## 生卒之謎

爲了考證薛濤的生卒，我曾埋首在四川圖書館中有半月之久，其後雖因職業關係，流徙江南，但遇有暇讀書的時候，總很留意這個問題。直到如今決意公開這本原稿時，還祇能慚愧的寫上「生卒之謎」四個大字，由此可見前人對於這位浪漫女詩人是如何之忽視了！

在考證的許多書籍裏，關於她的生卒得了四種結果：

不提她生卒年代的，有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婦女生活史，全唐詩辭濤傳。

說她享年七十二歲的，有中國婦女文學史，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唐代女詩人。

說她享年七十三歲的，有華陽縣志。

說她享年七十五歲的，有全唐詩話，「介紹女詩人薛濤」。

我們要知道她究竟享年是多少？祇有拿後面的三種結果來研究：

說她享年七十二歲的雖有三種書籍，其實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是參考中國婦女文學史來的。而中國婦女文學史和唐代女詩人皆爲近人之作，又不曾註明參考何書，所以不能據爲定案。

說她享年七十三歲的華陽縣志。自身顯然就建築得不鞏固。該志「陵墓篇」雖肯定了這一說，而「輿籍篇」又閃爍其辭道：「……濤得年最長，至近八十……」試想七十二之與八十，相差如是之遠，不能不使人懷疑。

說她享年七十五歲的全唐詩。恐怕要算近似的一說了；並且又提到她的卒年，更給我們一個有力的線索：「……濤出入幕府，自早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五。文昌爲撰墓誌。」

先辨起唐代太和九個年頭中有關的專蹟：

太和元年（公元八二七）。

太和二年（公元八二八）。

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

太和四年（公元八三〇）。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太和五年（公元八三一）。

太和六年（公元八三二）。李德裕爲兵部尚書。段文昌復爲劍南西川節度使。

太和七年（公元八三三）。

太和八年（公元八三四）。

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三月段文昌卒——歷代帝王年表——

段文昌復爲西川節度使在李德裕之後，卽太和六年。於是我們就可以斷定她卒年必在太和六年至九年之間。這樣倒推上去七十五歲，她必生於唐代至德乾元之間（公元七五八）至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之間。生卒的考證，祇能做到這個地步。

唐代女詩人也有所考證。惜乎是用的七十二歲來計算。不過其中有方的旁證很多。轉爲引錄左端：

「……：薛濤的時代就與她所來往的人來看，是在中晚唐之間。段文昌薨她作墓誌，而段文昌的卒年是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三），則薛濤的卒年決不在八三五年之後，卽卒年至遲不得過八三五年。照薛濤七十二歲計算，則生年決不在代宗廣德二年（公元七六四）以後。

下列這些與薛濤有關的年代，可以使我們對她的時代更明瞭一點，並且還可以替我



們解釋關於薛濤的許多旁的問題。

公元七六五永泰元年 令狐楚生。裴度生。白居易生。

公元七七二大曆七年 劉禹錫生。

公元七七三大曆八年 段文昌生。

公元七七四大曆十四年 元稹（號微之）生。牛僧儒生。

公元七八五貞元元年 韋臯爲西川節度使。

公元八〇三貞元十九年 杜牧之生。

公元八〇五永貞元年 韋臯卒。

公元八三一寶曆五年 元微之卒。

公元八三五太和九年 段文昌卒。（薛濤之死至遲不得過這一年。）

假定薛濤生於七六四年。那麼韋臯鎮蜀的時候，她已有二十二歲。亦正是「侍酒賦詩」的年齡。杜牧之生時已有四十歲。假定杜牧之二十餘歲與薛濤唱和，濤已是年近七十的儼然老嫗矣！若薛濤之生在七六四年以前，他便不能和杜牧之唱和。所以薛濤的生年，也決不會在七六四年以前。……」

## 女校書的鼻祖

「校書」一名詞，有如下兩典：「謂校勘書籍。後即以名官，如後漢以蘭臺令史與校秘書。亦選他官任之。故以郎居其任，則爲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至魏始置祕書校書郎，後魏迄宋皆置之。屬祕書省，元以後不設。」妓女之稱。鑑誠錄：「蜀人呼妓爲女校書。」按：唐妓薛濤，工詩，寓於蜀。胡曾贈詩曰：「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妓稱校書，由此始也。」——辭源——

許多書籍都是假說草率要奏請薛濤作校書郎。遭了護軍的阻梗。這事雖則攔淺起來，大家從此就拿女校書的名義尊重她了。如段文昌所題的墓碑，就大書特書「西川女校書薛洪度之墓。」胡曾的詩也說：「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底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洪度集——

由此看來，當時一般人的尊重明明是出於誠意的，無奈不長進的後人，總是戴着封建制度的照鏡瞎批評，如賤紙講說的：「……：韋尹欲官之。段尹誌其墓，濤固得之，而諸公似以濤失云。……：」又如華陽縣志「典籍篇」說的：「……：號薛校書。世傳奏授，恐無是理？殆一時州鎮褒借爲戲，如今世『白帖』『借補』之類耶？……：」無論怎樣曲解，她出入幕府，歷侍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已是事實上的校書了；所以今之上等妓女，雖不議之無，亦引校書的名義以自重。考據上去，當以薛濤爲其鼻祖。比較起來，簡直要替薛濤掩鼻呵！

## 捷才和巧辯

八

薛濤在八九歲時，即曉音律，能詩。有一天，她的父親背着井上稱桐對她說：「娃除一十桐，登幹入雲中。」濤即應聲說：「坡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八九歲的女孩，其應對之捷。即已如此，不是一代的天才還能夠嗎？

蜀故又有這段傳說：「……元和中，成都薛濤者，字洪度，素雋章，足辯辯。元微之素聞其名，未嘗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奉使西蜀，與濤相見，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潤色先生之腹，藏鋒都尉之頭，引書煤而點點，入文畝以休休。』微之驚服。」

蜀故還說着她的「罰世邊有懷，上皇令公二首」是：「……元微之在詩筵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題喻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嘗低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

元微之，白居易輩都是唐代的大詩翁，尙且折服在她的面前，她的天才之高，就可概見了！

關於她的巧辯，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有着一段紀載：

「薛濤不獨長於詩才，口辯也好。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須帶魚禽鳥獸，先云：

「有虞（魚）陶唐。」她道：「佐時阿衡。」刺史道：「語中並無魚鳥等字，須罰。」她笑道：「衡字內有小魚，使君的「有虞陶唐」，一魚也沒有。」坐客大笑。」

又：高駢鎮蜀時，令薛濤改一字令云：「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他自己先行云：「口有似，沒量斗。」濤續云：「川有似，三條椽。」駢道：「奈一條曲何？」她笑道：「相公爲西川節度使，尙使一沒量斗；至於窮酒佐三條椽止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她酬對敏捷，大率如此。

十離詩也是她巧辯的一個事實，全唐詩說：「元微之使蜀，嚴司平遣濤往侍，因事獲怒，遠之。濤作十離詩以獻，遂復善焉。」

元稹贈她的一首詩，不啻是她的捷才和巧辯的蓋棺：「錦江滑膩膩偏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儉鸚鵡色，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嘗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蕙蒲花發玉雲高！」

### 薛濤的詩

據蜀故說：她共有詩五百首，全唐詩雖有一個洪度集，除她的「續父并桐吟」而外，僅僅搜羅到八十八首。要曉得她八九歲時已能作詩，享年共有七十五歲，「……：自早至李德裕，凡歷侍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倡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

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之，劉禹錫，張祐餘……」——「燒紙譜」——  
 憑這一點已經可以相信蜀故的話不會多說。況且全唐詩所搜羅的八十八首，又絕少與上  
 列諸人的唱和之作，更可以幫助我們懷疑全唐詩洪度集的不完全。除全唐詩洪度集而外  
 ，還有幾種單行本，內容依舊都是一樣的。雖另有一種單行本多載着田洙遇薛濤的「夜  
 月聯句，落花聯句，四時迴文，所齒曲」等幾篇。但全唐詩早攻擊它不是原有的。全唐  
 詩說：「……別本載田洙遇薛濤有「落花聯句，夜月聯句，四時迴文，所齒曲，  
 皆後人附會。……」〔掃葉版的薛濤詩亦附錄田洙遇薛濤的「落花聯句。秋夜聯句」  
 ，現在事隔一千數百年，田洙這人又不可考，祇好根據多人校定的全唐詩，也許事實上  
 可靠點。

此外、掃葉版的薛濤詩又多載得有「贈楊蘊中」一首：「玉漏聲長燈耿耿。東牆西  
 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此首全唐詩也不載。我在四川圖書館  
 考證薛濤詩時，曾抄得一段有關的記載：「進士蘊中下成都獄，夢一婦人曰：『吾薛濤  
 也。』贈詩云：「……」」可惜現在原稿已經殘破，是甚麼書上抄下的不能查出了。  
 我於這個考證那是可以負責的。況且全唐詩亦不載此首，無非不把個人的鬼話當成真  
 憑據。

全唐詩洪度集編輯的秩序忒覺得雜亂了。有的是她晚年之作，偏又編在集前。有的

是她早年之作，却被排入集後，我們知道元微之使蜀在前，李德裕遇薛濤在後，洪度集却把酬李的提前，反將獻元的落後。「續父并桐吟」是她早年的聯句，又刊在最後，所以說洪度集次序秩序了。現在我們要考據她每首詩的時間性，這已是不可能的事，祇好憑着自己銳利的眼光去辨議罷。

上面雖是說着版本的事情，可是我們要欣賞作品，研究作品，先就不能不辨明作品的真偽。現在再簡單的說一句：全唐詩的洪度集是比較可靠的。祇是疏忽了作品的時間性，以致編輯的秩序忒雜亂。

薛濤詩現雖僅存八十八首，但在格律上亦算得完備，若用舊的方法去統計，她的五言絕句共有十二首，伍言律詩有一首，六言詩有一首，七言絕句有七十首。七言律詩有四首。若用新方法去統計，屬於抒情詩的共有三十三首。其餘五十五首全是酬答唱和之作。

我不願以我個人的主觀來估量價值，我要把她現存的作品介紹給大家欣賞。我亦不願以我個人的妄擬而武斷某詩因於某種情緒或環境而作的。我願作的工夫是考證，不是批評。

爲要略證實薛濤詩的藝術地位起見，不妨引用「介紹女詩人薛濤」的一段介紹詞：「……薛濤的藝術手腕到了『春望詞』一類的詩，可算登峯造極了！據她遺篋中

還存在的詩來批評，『春望詞』總算是第一等作品。……」這不過是說她五言絕句。『中國婦女文學史』亦有一說：「……濤詩頗多，才情軼蕩，面時出開婉，七絕尤長，然大抵言情之作。……」又說：「……且如聲詩盛於三唐，兩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高，莫如李冶、薛濤、魚玄機三人，其他莫與並焉。……」

此外還有一種莫測高深的奇談：「……樂妓而工詩者，濤亦文妖也。……」——文獻通考——這樣說來，女人又做得好詩，就應算成「文妖」了麼？可見古人開的笑話亦復不少。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提議刪去她的「十離詩」，主要的意見是根據青樓小名錄：「……元相公賓府薛書記醉爭令，擲注子傷相公子。遂出幕。乃作『十離詩』。……」以為薛書記不是薛濤，所以提出下端的理由；「因為同姓的關係，又因元，薛確有一段因緣，於是便『張冠李戴』了。使薛濤費了千般不白之冤。我以為以後如有人重編薛濤詩，當刪去『十離詩』以替她雪冤。才能有以對我們這位苦情詩的大詩人」。這意思無非覺得「十離詩」譬喻得忒下賤，存心替她洗刷。我却認定「十離詩」卻可以反映出陷落在兩重不幸下的薛濤的身份呢。至於校書似乎也可稱為書記。如果薛書記是另外一個薛書記？這個薛書記必定是和薛濤一模一樣的人了。否則怎麼會被寫在青樓小名錄裏呢？因為青小名錄正是寫的所謂娼妓的故事啊！爲了這幾層緣故，所以我雖重編

辭濤詩，但不贊成這項提議的。

我把全唐詩的洪度拿來標點一遍，再拿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上作一個排列的秩序。無非使讀時較爲整齊，我們對於每首詩的時間性已是無法可想了！

寫到這裏，我覺得有一件事對不在我們這位孤芳清拔的女詩人的事，就是辭濤至少被埋滅了四百十二首詩，這太可惜也是遺憾的了！

### 辭濤詩存

續父弄調吟

「庭除一古桐。聲聲入雲中。」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

春望詞 四首

花開不同賞。花香不同戀。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鶯早結同心。鶯晚遞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

風花日就老，佳期漸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那堪花滿枝！翻作雨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

鴛鴦草

綠夾滿香砌，雨雨鴛鴦小。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早。



池上雙鳥

雙棲綠池上，朝暮共飛遠。更憶將雛日，同心蓮葉間。

風

獵蕙微風遠，飄弦暝一聲。林梢鳴浙瀝，松徑夜淒清。

月

魄依鉤樣小，扇逐漢機闌。細影將圓質，人間幾處看？

蟬

露滌清音遠，風吹故葉齊。聲聲似相接，各在一枝棲。

宣上人見示與諸公唱和

許廂高齋唱，涓泉定不如。可憐禪記室，流水滿禪居。

一 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 二首

聞道邊城苦，今來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

燕廉猶違命，烽煙直北愁。却教嚴譴妾，不敢向松州！

酬人雨後翫竹

南天春雨時，那鑒霜雪姿？衆類亦云盛，虛心能自持。多留晉賢醉，早伴舜妃悲。  
晚歲君復賞，蒼蒼勁節奇！

詠八十一類

色比丹霞朝日，形如合浦寶禽。開時九九知數。見處雙雙韻頑。

題竹郎廟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沉沉山更綠。何處江村有笛聲？聲聲盡是迎郎曲。

聽僧吹蘆管

曉蟬鳴咽暮鴛愁。言語殷勤十指頭。罷閱梵書聊一弄，散隨金磬泥清秋。

憶荔枝

傳聞象郡隔南荒，絳實豐肌不可忘。近有青衣連楚水，素漿還得類瓊漿！

賦凌雲寺 二首

聞說凌雲寺裏苔，風高日近絕纖埃。橫雲點染芙蓉壁，似待詩人寶月來。  
聞說凌雲寺裏花，飛空遊鶴逐江斜。有時鎖得嫦娥鏡，鏤出瑤臺五色霞。

九日過雨 二首

萬壑驚濤潮氣深，江流斷壑盡回陰。誰憐不得登山去？可惜寒芳色似金！  
若莫教他佳期阻，金華宮苑滿院香。神女欲來知有意，先令雲雨暗池塘。

江邊

西風忽起雁雙雙，入水心形兩自降，不爲魚腸有真訣，誰能夢夢立清江？

海棠溪

寒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總帶花。人世不思靈卉異，競將紅纈染輕沙。

探蓮舟

湖前一葉壓荷蕖，解纜新秋又得魚。兔走鳥馳人語靜，滿溪紅袂擢歌初。

菱荇沼

水荇斜牽綠藻浮，柳絲和葉臥清流。何時得向溪頭賞，旋摘菱花旋泛舟。

金燈花

闌邊不見菱花葉，砌下惟翻豔豔叢。細視欲將何物比？曉霞初暈赤城宮。

試新服裁製初成 三首

紫陽宮裏賜紅綃，仙霧朦朧隔海遙。霜兔毳寒冰蘊淨，嫦娥笑指織星橋。  
九氣分爲九色霞。五靈仙馭五靈車。春風因過東君舍，偷樣人間染百花。  
長裾本是上清儀。曾逐羣仙把玉芝。每到宮中歌舞會，折腰齊唱步虛詞。

秋泉

冷色初澄一帶煙。幽聲遙瀉十絲弦。長來枕上牽情思，不使愁人半夜眠。

柳絮

二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蕩惹人衣。他家本是無情物，一任南飛又北飛。

鑿邊樓

平臨雲鳥入窗秋。壯歷西川四十州，諸莫將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樓。

鄉思

敵艦山下水如油。憐我心同不繫舟！何日片帆離錦浦？櫻聲齊唱發中流。

西巖

凭闌到憶騎鯨客，把酒臨風手自招。細雨聲中停去馬。夕陽影裏亂鳴鴉。

十離詩——元微之使蜀，嚴司空道濤往侍，後因事變怨、遠之。濤作

「十離詩」以獻，遂復善焉。——

犬離主

馴擾柴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筆離手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綾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養之手裏擎。

馬離底

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會到日東西。爲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

鸚鵡離籠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

燕離巢

出入柴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交交，啣泥穢污珊瑚枕，不得梁間更壘巢。

珠離掌

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只緣一點玷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

魚離池

跳躍深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鉤。無端擺斷芙蓉朶，不得清波更一遊。

鷹離韝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經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臂上擎。

竹離亭

蒼鬱新栽四五行。常將勁節負秋霜。爲緣春筍鑽墻破，不得垂陰覆玉堂。

鏡離臺

鑄瀉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爲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

賊平後上高相公

驚看天地白荒荒！瞥見青山舊夕陽。始信大威能照映，由來日月借生光。

送友人

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水色共蒼蒼。誰言千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

送虜員外

玉壘山前風雪夜。錦官城外別離魂。信陵公子如相問，長向夷門感舊恩。

贈韋校書

芸香誤比荆山玉，那似登科甲乙年。澹地鮮風將綺思，飄花散蕊媚青天。

酬郭循州寄柑子

霜規不讓黃金色，圓質仍含御史香，何處同聲情最異？臨川太守謝家郎。

上川主武元衡相國 二首

落日重城夕霧收，玳筵羅俎薦諸侯。因令朗月當庭燿，不使珠璣下玉鉤。  
東閣移尊綺席陳，貂蟬龍節更宜春。軍城畫角三聲歇，雲幕初垂紅燭新。

掛石山曉望寄呂侍御

曉窗初轉照仙扃，旋學煙嵐上宵冥。不得玄暉同指點，天涯蒼翠漫青青。

寄詞

菌閣芝樓香霧中，霞開深見玉皇宮。紫陽天上神仙客，稱在人間立世功。

掛石山書事

王家山水畫圖中，意思都盧粉墨容。今日忽登虛境望，步搖冠翠一千峯。

送姚員外

萬條江柳早秋枝，曩地翻風色未衰。欲折爾來將贈別，莫教燁月兩鄉悲。



酬祝十三秀才

落思藍山玉彩寒，冰蠶敲碎楚金盤。詩家利器馳聲久，何用春闈榜下看。

別李郎中

花落梧桐鳳別凰，想登秦嶺更淒涼。安仁縱有詩將賦，一半音詞雜悼亡。

送扶鍊帥

錦浦歸舟巫峽雲。綠波迢遞雨紛紛。山陰妙術人傳久，也說將焉與右軍。

摩柯池贈蕭中丞

昔以多能佐碧油，今朝同濞獲仙舟。淒涼逝水頽波遠，惟有碑前咽不流。

和李書記席上見贈

翩翩射策東堂秀，豈復相逢豁寸心。借問風光爲誰麗？萬條絲柳翠煙深。

棠梨花和李太尉

吳均蕙圃移嘉木，正及東溪春雨時。日晚鶯啼何所爲？淺深紅膩壓繁枝。

酬文使君

延英曉拜漢恩新。五馬騰驤九陌塵，今日謝廷飛白雪，巴歌不復舊陽春。

酬吳隨君

支公別墅接花局。買得前山總未經。入戶剡溪雲水滿，高齋咫尺躡青冥。

酬李校書

才遊象外身雖遠，學茂區中事易聞。自顧漳濱多病後，空瞻逸翮舞青雲。

酬雍秀才貽巴峽圖

千疊雲峯萬頃湖，白波分去遶荆吳。感君識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峽口圖。

上王尚書

碧玉雙瞳白玉郎，初辭天帝下扶桑。手持雲椽題新榜，十萬人家春日長。

和劉賓客玉蕊

瓊枝的皜露珊瑚。欲折如披玉彩寒。閉拂朱房何所似？綠山偏映月輪殘。

和蘇十三中丞

洛陽陌上埋翰氣，欲逐秋空擊隼飛。今日芝泥檢徵詔，別須臺外振霜威。

和郭員外題萬里橋

萬里橋頭獨越吟，知憑文字寫愁心。細候風雷兼前事，不止爲舟也作霖。

送鄭眉州

雨暗眉山江水流。離人掩袂立高樓。雙旌千騎駢東陌。獨有殘墩望上頭。

江亭餞別

綠沼紅泥物象幽，范汪兼伴李并州。離亭急管四更後，不見公車心獨愁。

秦郊遊眺寄孫處士 二首

低頭久立向蒼微，愛似零陵香薷衣。何事碧溪孫處士，伯勞東去燕西飛。  
今朝縱目澗芳菲，夾擺裙裾繡地衣。滿袖滿頭兼手把，教人識是看花歸。

酬楊供奉法師見招

遠水長流潔復清，雪窗高臥興雲平。不嫌衰室無煙火，惟笑商山有姓名。

寄張元夫

前溪獨立後溪行。鶯識朱衣自不驚。借問人間愁寂意，伯牙絃絕已無聲。

酬辛員外折花見遺

青鳥東飛正落梅。啣花滿口下瑤臺。一枝爲授殷勤意，把向風前旋旋開。

贈遠 二首

芙蓉新落蜀山秋，錦字開緘到是愁。關閣不知戎馬事，月高遠上望夫樓。  
擾弱新蒲綠又齊，春深花落塞前溪。知君未轉秦關騎，月照千門掩袖啼。

續嘉陵驛詩獻武相國

蜀門西更上青天。強爲公歌蜀國弦。卓氏長卿稱士女，錦江玉壘獻山川。

段相國遊武擔山病不能從題寄

消瘦翻堪見令公，落花無那恨春風。儂心猶道青春在。羞看飛蓬石鏡中。

贈段校書

公子翩翩說校書。玉弓金勒紫綃裙。玄成莫便驕名譽，文采風流定不如。

## 酬杜舍人

雙魚底事到儂家？撲手新詩片片霞。唱到白蘋洲畔曲，芙蓉空老蜀江花。

## 蜀赴邊上武相國 二首

螢在荒蕪月在天。螢飛豈到月輪邊。甬光萬里應相照，目斷雲霄信不傳。  
 按辮嶺頭寒復寒。微風細雨徹心肝。但得放兒歸舍去，山水屏風永不看。

## 江樓月

秋風彷彿吳江冷，鷗鷺參差夕陽影。垂虹納納臥誰門，雉堞耽耽俯漁艇。陽安小兒拍手笑，使君幻出江南景。

## 謁巫山廟

亂髮隨處訪高唐。路入煙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聲猶是哭襄王。朝朝夜夜陽臺下，知雲爲玉楚國亡！惆悵廟前多少柳，春來空鬪畫眉長。

## 牡丹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濕紅箋怨別離！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傳情每向

馨香得，不語還應後。此知，只欲欄邊安枕席，夜深閑共說相思。

### 寄舊詩與元微之

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下詠花憐暗澹，雨朝題柳爲敬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閒似教男兒。

## 江樓巡禮記

### 江樓的輪廓

江樓，卽望江樓。現已更名郊外公園。在成都東關外三里許。薛濤晚年於此建吟詩樓，偃息其上。就井染樓，人遂名其井曰薛濤井。濤歿後，葬於黃家壩，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爲撰墓誌，題爲「西川女校書薛洪度之墓」。迄至清代，吟詩樓幾經補葺，然歷千數百年，且遭咸豐初年之兵燹，遂蕩然無遺！墓碑亦渺不可得。所僅存者，惟古井耳。邑人吳省欽題薛濤井有句云：「……志墓得鉅公，豈真爲歌舞？人去井到今，井存人亦古！……載訊碧雞坊，吟樓少遺礎。」邑令朱鳳梧曾爲之培植，其石記末云：「……風消雨蝕，百年後頽敗復興者，不知何人也！……」光緒二十五年，乃有編修伍崧生，觀察葉燮生，家星潭醜金創建崇麗閣，濯錦樓；大令馬紹伯復商諸伍家諸人，

添葺泮棧亭，五雲仙館，流杯池，重築吟詩樓於閣旁，復舊制也。今之存者，卽光緒間之遺跡焉。

築物紀年：

薛濤井 唐遺址。

井碑 清康熙三年三月建。

薛濤井詩碑 清乾隆仲夏立。翰林院編修江西周厚齋書王建詩一首。末附己詩一首。

吟詩樓 清光緒二十五年重修。

薛濤墓碑 舊爲西川節度使段文昌所題：「西川女校尉薛洪度之墓」。清光緒九年十二月，浙西沈壽榕重行鐫石，並於碑陰錄其先人舊記云：「成都東關外五里許，有唐時薛濤墓。道光庚子，余訪碑過之，舊碣尙有存者。前瀕大江，則吟詩樓，泮棧亭在焉。今關四十餘年，勝境已成曠壤，墓址幾不可辨！乃商諸易君家霖，辜君培源，重加修葺。墓碑題字，仍段文昌之舊云。」

薛濤像碑 清光緒二十九年立，馮協中繪，羅芸塢題。

薛濤贊碑 清光緒二十五年立。

吟詩樓 泮棧亭 清光緒二十五年重修。

崇麗閣 濯錦樓 清娛室 流杯池 衆香樓 五雲仙館 畫橋碧陰 枇杷門巷 大  
花廳 小書房 均清光緒二十五年建。

### 江樓十景

吟樓懷古 吟樓遺址今已重新。偶一登臨，不無古思。四壁屏聯，類皆讚美自然或  
歌頌薛濤之作，尤以羅筠塢所書，最足興感。  
麗閣談心 崇麗閣高出雲表，清秀絕塵，若得逸友數輩，品茗談心，當不復記憶此  
身尚在濁世也。

濯錦看帆 濯錦樓（卽望江樓）面臨錦江，孤樞夕陽，正供對眺。故邑人東循揚子下  
游者，恆假此爲離亭之立場。

清娛拓像 清娛室有薛濤暮年著女道士冠服像碑一，爲筠塢中繪。羅雲塢書。此室  
有人求售拓本。若自摹拓，尤饒幽趣。

亭中憶紙 浣觴亭經馬紹伯大令建築，雖覺園林爲之生色，然濤製之一深紅小牋，  
則不復得，來此亭者，能不愴然！

井畔讀詩 薛濤井水味甘冽，異於江泉，鄉人葵茗設市，若啜清茗而展讀薛濤詩，  
俗念冰釋矣。



五雲存真 五雲仙館舊有照像店一，專於供應遊客。欲表紀念，當存一真。

衆香徐步 衆香樹曲廊迂迴，常有人嫵嫵徐步。若爲詩人覓句，當於此中推敲。

枇杷紫樹 舊有枇杷門巷，不僅一章可知。先君子改伍介廉伯聯云：「古井冷斜陽

。間幾樹枇杷，何處是校春門第；大江橫曲檻。占一樓婁月，隔鄰有工部祠堂  
。」即一證也。今幸存者僅一樹耳。春夏之交，枇杷結實，紫紫黃金，亦奇觀也。

桃花繞墳 薛濤墳在江樓側里許之黃家壩。唐鄭谷有句云：「……小桃花繞薛濤墳。」卽此地也。還有段文昌所題墓碑在焉。今則濤墳之週，復有邑人叢葬，土壘纍纍，桃花已不復見，短竹爲籬，逼生野草。謁墓至此，不勝其荒涼之慨！余舊句云：「……滿目淒涼何處是？踏青步上薛濤墳。」蓋紀實也。

### 工藝品的貢獻

從元稹離蜀之後，薛濤就起吟詩樓而歸隱林下了。那時她大約已六十歲或六十三歲。

吟詩樓附近的居民染造的是大幅綫紙。她因常寫小詩，自己便創造一種深紅小綫的樣式。寫小詩的人當然不止她一個。因爲需要的關係，她的小綫便得名了。這事情就出

在她六十歲或六十二歲以後。

工藝品上有這樣的貢獻，在她本是極其平淡的發明。照當時情形着想，薛濤不過造了深紅小牋來寫她的詩。蜀故說：「……及微之入京，濤歸浣花溪。浣花之人多造五色彩牋，於是濤別摸新樣小輻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牋上寄贈：『錦江滑膩嫩鰓秀。……』」一篇。薛濤好種真蒲，故未有「寫蒲花發五雲高。」句……。」

後來許多書籍就神乎其說了：

「……易以西南爲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爲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也。……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濤所製牋，特深紅一色。……」——牋紙譜——

「……薛濤井在成都錦江南岸。……每歲三月三日汲井水造牋二十四幅。入貢一十六幅。……」——益州談資——

「……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向水面浮過，輒作驕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歲間則祇十三紙，此後遂絕無顏色矣。是紙用以奉貢，歲獻六章，餘爲蜀府取留。」——南中紀聞——

「……薛濤家井旁，取水造十色牋，名『浣花牋』。明蜀藩每歲三月三日汲此井水，製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入貢，資暇錄。」——蜀故——

說來說去，一直說到進貢爲止。猶之乎舊小說裏說英雄，一直要說到做大元帥爲止。似乎不如此不顯其說之神，不能形容其被形容者的道地。

還有一層：一件東西要有許多的命名，那又是中國的特點。卽如薛濤的深紅小牋，當時一般人已叫做「薛濤牋」而且很好的了。在全唐詩却叫「松花小牋」；在蜀故又叫「浣花牋」和「松花紙」；在牋紙譜又叫「霞光牋」；在寰宇記又叫「十色牋」；在續博物志又叫「十色彩牋」。這很像醫生們故意在別人臉上使他生着許多贅疣，

祇有入蜀記說得比較簡潔：「薛濤井水味甘冽，異於江泉，淬爲牋，比高麗特厚而瑩，名『薛濤牋』。……」

### 有關的書報

有關的書報也很重要。我把它寫出來作爲研究薛濤者的參考。不過有一層應該說明：凡是現代各書店刊行而有版權關係的，我就寫明某某作和某某版。某某版卽是某某書店出版的意思：從前木刻而無版權關係的，祇寫通行版。

關於薛濤詩原文的

通行版：全唐詩洪度集，沈刻四婦人集，洪度集（陳矩刻）。  
掃葉版：薛濤詩。

關於薛濤詩和薛濤牋的研究和批評的

通行版：全唐詩話，唐詩記事，唐才子傳，華陽縣志，牋紙譜，蜀故，文獻通考，青樓小名錄，益州談資。南中記聞，寰宇記，續博物志，入蜀記，觀北雜誌。  
商務版：中國婦女生活史（陳東原著），中國人名大辭典（方賓觀等編），辭源（陸爾奎等編）。

中華版：中國婦女文學史（謝无量著）。

光明版：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譚正統著）。

神州版：唐代女詩人（陸晶清著）。

南京版：浪漫二詩人（張迺舟著）。

「薛濤的詩」——張迺舟：民國十四年春華週刊，  
「介紹女詩人薛濤」——姜華：民國十九年真愛美雜誌。

「女詩人薛濤遺址」——張蓬舟：民國二十九年文華雜誌。

57  
7-2-01